

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系统新探

李元乔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当代文学批评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学院批评,自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经历了由兴盛到争议的过程,其特征是理论性、客观性、价值中立。其二是学院批评以外的文学批评,其内部分支众多、种类复杂多变。这类文学批评的共同特征是个性化、主观性、价值判断,因此可统称为价值批评。这两类批评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是两套话语系统,即批评对原文(作品)阐释的两种方式,也是作为所指的批评与作为能指的原文之间的两种意指关系。两套话语的分化形成既受学院的封闭式环境影响,也受批评家对创作实践话语权的影响。

关键词:学院批评;价值批评;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1-0053-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107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涉及作品广泛、批评文本丰富、批评家众多,可谓洋洋大观。从上世纪80年代的印象批评,到90年代的学院批评,再到2000年以后的网络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对于当今的文学批评现象,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二分法、三分法等分类,有学院批评、作家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印象派批评等概括。因此,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文学批评现象和各执一词的理论观点,有必要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细致梳理、重新分类和深入探讨。

一、学院批评

如果说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着主流流派,那当是学院批评。这不仅仅是学院自己的看法,也是官方和媒体都承认的观点。这一情况从鲁迅文学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中可见一斑。鲁迅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类奖项之一,代表着官方和主流的声音。鲁迅文学奖设立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等在内的7个奖项,其中包含“文学理论评论奖”。可以说,这一奖项代表着官方层面对文学批评的选拔和认定标准。从1997年第一届评奖开始,可以看到获奖的理论评论家除雷达、李敬泽等个别隶属作协和杂志的评论家外,多数是学院派的成员,樊骏、钱中文、朱向前、陈晓明、南帆等知名教授、研究员都在获奖名单中。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号称年度奖金含量最高的纯文学大奖,这可以被视作媒体的声音。“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2003年第一届至今已历经16届,每届设立年度杰出成就奖、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等6个奖项,其中包

收稿日期:2018-09-26

作者简介:李元乔(1986—),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叙事伦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15JZD039)。

括“年度文学评论家”奖项。每个奖项每年度只颁发给一位获奖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选出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评论家在媒体眼中的影响力。2003年第一届的“年度文学评论家”颁给了北京大学的学院派评论家陈晓明,此后王尧、张新颖、陈超、郜元宝、张清华、孟繁华等评论家纷纷获奖。除2005年的李敬泽和2011年的李静外,其余14届的“年度文学评论家”都颁给了学院派评论家。

这意味着,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更不用说学院本身,学院批评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其他批评。“学院批评”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赵勇认为,国内最早的“学院批评”提法见于1990年王宁发表于《上海文学》第2期上的文章《论学院派批评》。^[1]王宁在文章里界定了学院批评,同时讨论了中国能否有学院批评,以及学院批评的前景等问题。可以说,如今学院批评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当初王宁的论述,但从其最初的讨论依然可以窥见学院批评的一些重要特征。王宁在文章中说:“学院派批评也称学院式批评,或学术批评,它与直觉、印象式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鉴赏或文化批评。学院派并不是一个有着完全一致的理论背景或美学观点的批评流派,而是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种倾向或一种风尚……它既应当对以往的学术传统有所熟知,也应当对当今的学术思潮和批评风尚有所把握,同时更应当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强烈的干预和参与意识。也就是说,它必须把以科学实证为主体的学术研究同以文本阐释和经验感受为主题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最终既超越一般的学术研究,又突破现有的批评模式。它并不排斥对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和主观性判断,但这样的感受和判断必须建立在对作品的仔细阅读和详尽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而不能仅凭简单的个人好恶来判处一部作品的‘死刑’或不恰当地拔高一部作品。”^[2]

可以看出,王宁界定的学院批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学术”的,即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它虽不排斥主观感受,但确实更强调客观性;最后它是干预现实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这些基本的特点,在后来的学院批评的发展中,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坚持。学院批评的学术性,或说学理性得以发扬,学院批评家们在批评中大量运用新兴理论以及以理论为根基的批评方法,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是学院批评家惯用的利器。甚至不少学者认为,学院批评已有了“重理论、轻评论”“评论为理论服务”的倾向,批评家对于某作家作品的批评不是为了对该作家作品提出看法,而是为了运用或者阐述某种理论。当然,这并非仅是中国学院批评的倾向,也是世界文学批评的倾向;乔纳森·卡勒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有逐渐批评化的趋向,这在中国的学院批评中也有体现,学院批评的客观性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学院批评还建立在客观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并不排斥主观感受和判断,但今天的学院批评已几乎不见主观感受的踪影。随意翻开一篇近期的学院批评,视线所及的是大段的理论阐述和文本分析,而主观评价则毫无踪影。可以说,今天的学院批评是排斥主观性的,显露明显主观判断的批评会被认为“不专业”。在干预创作现实和理论批评这一点上,今天的学院批评对于后者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对于前者却悄无声息。既然学院批评已有了“评论为理论服务”的倾向,那么学者们致力于孜孜不倦地生产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批评方法也成为必然之途,因此在理论批评领域往往热火朝天,学者们不停地添砖加瓦。但另一方面,在干预创作现实领域,学院批评家们似乎兴趣寥寥;他们往往只是讨论作家的作品,却不对现实创作提出建议;而作家也似乎不再将这些批评放在心上,有些作家甚至直言“看不懂”^[3]。学院批评家虽然讨论的是作家及其作品,但二者却并行不悖,互不干涉。

在学院批评经历了一开始的理论论证阶段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后,学界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2006年前后围绕“底层问题”进行的学术论争。2005年底,南帆、郑国庆、刘小新等八人的对话录批评文章《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第11期发表,文中使用了包括卢卡奇“总体化”等西方文论的概念,是一篇特征显著的学院批评论文。^[4]论文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紧接着吴亮便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发表《底层手稿》一文进行反驳,他评论南

帆等人的文章“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5],认为学院批评话语在表述底层时是失效的。作家陈村也评论说,“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这个标题本身就含混不清。罗四鸬撰文直指南帆等人是在使用“黑话”,是“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不断地兜圈子”,让人看不到任何切实具体的意见。^[6]随后南帆又撰《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一文回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没有读懂,“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研究都‘简明易懂’”,将反对者称为“无知而无畏”,并认为“这些争论往往以相当无聊的方式收场,思想淹没在夸张的表态和负气的攻讦之中”^[7]。在南帆看来,学院批评是在理论的层面思考,理论自然是有门槛的,普通读者读不懂是正常的。

当然对学院批评持负面态度的不止这一例。2006年以后,反对学院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学院批评家自己也撰文揭露学院批评的缺陷。如赵勇的《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1]、高建平的《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8]、高玉的《“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9]、陈晓明的《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10]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认为学院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或多或少暴露出它的缺陷,如生搬硬套、远离现实、深陷体制内部无法自拔、失去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等等。

那么,学院批评所缺失的部分,是否会由其他批评形态补充呢?

二、价值批评——另一类批评

就目前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言,除学院批评外,还有哪些批评形态呢?对此,各位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最为国内学者所熟悉的、将文学批评分类讨论的先驱当属法国批评家蒂博代。蒂博代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类,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如果拿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来比对,学院批评就相当于蒂博代所说的“职业的批评”,主要由大学里的教授作为批评主体,往往借助大量学术研究,以评判、分档、解释为己任,观念先行,缺乏主观性。虽然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如蒂博代时代的“职业的批评”是以文学史方法为主导),但性质上大体相似。除了“职业的批评”,剩下的就是“自发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是一种“读者的批评”,这类批评往往以趣味为主导,在当时常常表现为口头形式和媒体形式。这类批评毋需引经据典和运用学术术语,但并不意味着对批评主体的文学修养没有要求。这类批评往往以轻松、自然、灵活的形式出现。“大师的批评”其实是“作家的批评”,蒂博代认为其主要是进行一种“审美的创造”,是作家创造本能的自然表现。“大师的批评”中还存在一类“求疵的批评”,蒂博代对这类批评持否定看法。总之,“大师的批评”与“职业的批评”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与“职业的批评”的阐释性、客观性不同,“大师的批评”是一种创造的、直觉的、个性化的批评,需要作家极强的感悟力和丰富的激情。^[11]蒂博代的分类不一定能够完全对应中国当下的批评实践,但他从批评主体出发的分类方式给我们以重要启发。

除蒂博代外,萨义德也对文学批评予以了区分。他的看法是分为四类,分别是“实用批评”“学院式文学史”“文学鉴赏与阐释”和“文学理论”。“实用批评”指的是为“图书评论和文学报章杂志”所提供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批评,“学院式文学史”和“文学鉴赏与阐释”是文学批评的两种不同思路,“文学理论”的抽象理论研究色彩更为浓厚。^[12]萨义德的这种分法和蒂博代的分法有所不同,这不同不仅仅在于具体分类,关键在于分类的方式:蒂博代采取的是从批评主体来区分的方式,而萨义德采取的是从批评方法来区分的方式。

国内的学者根据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出发进行分类,看法也各不相同。如批评家雷达,把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分为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专业批评类似于协会批评,批评主体以作协中的作家和专业批评家为主,侧重于阐释文学价值;媒体批评侧重于实效性和作品的推广;学院批评侧重于研究。^[13]这三类基本能够对应蒂博代的三类批评的大致方向。还有如陈晓明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分

为“专业化的或者说专业领域的文学批评”和“职业化的或者说媒体行业的批评”两类^[10]；丁帆分为“学院派”和“印象派”两类^[14]；王富仁分为“政治批评”“人生批评”和“学院批评”三类^[15]；还有一些“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学院批评”与“网络批评”等等分类。这些分类方式看似眼花缭乱，其实思路大体上只有两种：一种是蒂博代式的，根据批评主体的不同而划分，另一种是萨义德式的，根据批评方法的不同而划分。但无论采取哪种划分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学院批评”达成了共识。这当然有学院批评命名明确、源流清晰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学院批评同其他批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其他批评之间往往相互混淆、相互牵涉。如雷达所说的“专业批评”，他原意是指以作协为代表的专业批评家，同高校里兼具学者与批评家二职的学院批评家予以区分；但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专业批评家也逐渐在向学院和媒体分化。再如“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在当今媒体已高度网络化的环境下，媒体和网络往往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媒体评论同真正的自发性读者批评确实存在区别，但随着通过网络媒体发布的民间高水平的匿名批评和读者批评的逐渐增加，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原有的文学评论分类体系作出调整。

上文我们已经总结过学院批评的特征，如理论性、客观性、规范性、价值中立，这些确实是学院批评的优势所在，但也正是学院批评被诟病的地方。其他批评被一部分批评家所提倡，也是因为它弥补了学院批评的不足。比如赵勇批判学院批评由于过于专业化、制度化而导致的缺乏思想的个性和深度；杜国景批判学院批评缺乏对于现实批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丁帆批判学院批评缺乏价值立场等等。这些正是另一些批评家所倡导的特质：如姚晓雷倡导批评应包含自我经验^{[16]182-183}；贺仲名、张学昕等人强调的心灵、主体性和情感^{[16]186-197}；何言宏强调对现实的“介入的批评”^{[16]209}等等。由此我们便可总结出另一类批评的特征，即个性化的、主观的、感悟的、价值判断的。根据以上特征，对上述批评做一个整体上的概括，可将其概括为“价值批评”。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从逻辑上看，学院批评同价值批评应形成相反或互补关系，但实际二者之间并不相通。前文提到吴亮、罗四钨等批评家批评学院批评使用学术“黑话”，让人难以理解：“整个对话的话语方式更可以说是学术绕口令的典范，其文字之晦涩、拗口，几乎令人无法卒读。”^[6]而学院批评家对价值批评的语言也是颇有微词，如批判印象主义批评：“如果收集一批印象主义批评的论文，提炼出批评家反复使用的几个有限的关键词，那么，人们就可以察觉到，这种批评的视野多么狭小，阐释的内涵多么单调，批评家的思想多么乏味。”^[17]两类批评家彼此之间不但不认同，而且不能理解彼此的批评语言，否认对方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见，学院批评同价值批评使用的是两套话语。

三、两套话语

福柯通过对考古学、临床医学等学科话语构成的分析，探讨了系统话语理论的建构方式。在他看来，话语同语言一样都是由符号序列构成，以语言为基础，但不止是语言，它超出语言。最初的话语派生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二元对立的划分，但又超越于此。罗兰·巴特说：“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语法；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别由句子所构成；话语就本质而言将成为第二种形式的语言学的研究客体。”^{[18]89}因此，学院批评话语和价值批评话语也可以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客体。

在语言学中，能指同所指相互对立，话语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文学话语中，能指往往意味着表达/形式，而所指往往意味着内容/意义。然而，当文学批评进入这个系统，就形成了新的话语结构：能指代表原文，所指则代表批评。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批评与作品的关系就如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19]273}然而批评本身也是话语，在批评话语中，能指代表批评表达/形式，所指代表批评内容/意义。这就构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二重结构”：“批评的对象是非常不同的。它不是‘世界’，而是一种话语，是关于另一个的话语；批评是有关一种话语的话语。它是在第一种言语活动（即对象言语活动的言

语活动)上进行的二级的或元言语活动的言语活动。”^{[19]306-307} 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达这一结构:

原文批评

(形式-R-意义)R(形式-R-意义)

其中 R 代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形式同意义之间的关系。在话语语言学中,这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利科所说:“这种关联是全部阐释学问题的核心”^{[20]137}。在批评话语中,这种原文和批评之间的不同关系决定了不同的话语类型。学院批评由理论入手,强调规范客观,避免价值判断;价值批评由经验入手,强调自我经验和感受,追求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将学院批评代入公式中,将会进一步得出以下公式:

原文学院批评

(形式-R-意义)-理论-(形式-R-意义)

学院批评通过理论与原文发生关系,对原文予以阐释,从而产生新的理论意义。但正因为此,原文本身的所指功能退隐,学院批评需要借用的是原文的能指价值,原文的能指功能凸显。因此公式会发生如下变化:

原文学院批评

形式-理论-(形式-R-意义)

如果我们将价值批评代入公式中,将会进一步得出以下公式:

原文价值批评

(形式-R-意义)-经验-(形式-R-意义)

价值批评通过经验与原文发生关系,对原文予以阐释,从而进行价值判断。因此价值批评往往探求原文的所指层面,以便阐释其价值并根据经验进行判断。与此同时,批评作为所指的功能凸显出来,呈现批评的价值意涵,能指功能退隐。

原文价值批评

(形式-R-意义)-经验-意义

两类批评生成了两套不同的批评话语系统。

在学院批评话语体系里,在其理论的作用下,作为能指的原文和作为所指的学院批评之间产生了张力,同样的能指因不同理论的关联而最终生产出新的知识。在作为意指系统的学院批评内部,其形式具有重大意义:学院批评形式中大量的术语、概念对他人形成了拒斥,将“外行”排除在话语系统之外。进入话语系统的唯一手段就是理论。只有掌握了关键性的理论,才能进入这个话语系统。另一方面,在价值批评话语体系里,在经验的作用下,作为能指的原文和作为所指的价值批评之间产生了张力,这种个人经验(情感、感悟、心灵、阅读、审美)帮助对能指的价值判断的形成。由于经验主要用于判断作为能指的原文,作为所指的批评内部的能指形式就坍塌了,为的是集中力量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就形成了价值批评往往所指大于能指,能指相对匮乏的现象。这是从符号学层面对两套批评话语予以分析。

福柯的“系谱学”理论能够对学院批评的形成与迅速发展提供合理解释。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谈到知识型话语的特点:“认识阈(即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式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21]248-249} 福柯认为,现代科学依赖于包括实验室、大学制度等在内的体制,它为生成新的知识领域打开空间。在知识生成的过程中,科学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思维和话语体系,同时产生了权力关系。如此,知识体系就成为了集体向个体实施权力的工具和媒介,而个体在使用知识和产生知识的同时也加固了这种权力体系。当代学院批评话语的形成同福柯所描述的“知识型”话语的产生非常相似。

学院批评拥有封闭的循环式环境(高校、科研院所及众多学术期刊),系统的科学生产(理论式批评),通过评论文本无休止地生成新的话语和新的知识,最终形成学科式的规则和制度。

从现实层面而言,是什么触发了这一权力批评话语的形成呢?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会发现当时的评论家同作家、同政治的关系与今天的差异很大。从“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评论家对于作家具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茅盾、周扬、冯雪峰等大批评家的批评话语在当时极具分量,大多数作家确实会按照批评家的意见修改作品。茅盾在写作《子夜》时,就按照冯雪峰的建议多次进行修改,杨沫的《青春之歌》、姚雪垠的《李自成》等作品的创作也参考了批评家的意见。同样,批评家也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到了十七年时期,评论家的权力达到了一个顶峰。很多政治运动正是以文学批评为发令枪,如对电影《武训传》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虽然政治因素是幕后推手,但确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置于台前。新时期开始,学院批评并未在初期便形成风潮。批评家在建构新的话语形式的时候,进行了诸多尝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印象批评。印象批评不仅提倡主体性,同时也宽泛地触及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然而,一方面由于对于“文革”时期强政治性的反拨,另一方面由于对批评家强话语权传统的反拨,印象批评仅凭强调个性主体和经验感悟的话语很难建构成一个系统。此时学院批评异军突起,凭借其学术性、客观性、规范性迅速确立了阵地,逐渐建构起了学院批评话语,批评家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今学院批评家同作家各行其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大不相同。学院批评家也不再为作家提出写作建议,而是专心生产知识;作家也不再虚心接受批评家的批评,而是自由进行创作;他们都各自形成了新的话语。

作为同学院批评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价值批评,其实也并未因为政治批评或是印象批评势力的消退而完全消失。今天的部分作家批评、协会批评、媒体批评以及迅速增长的网络批评,都呈现出价值批评的倾向。它们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如印象批评、实用批评、道德批评或政治批评,但最终都以价值为导向。只是由于价值观念和价值形成的复杂性,价值批评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态势;但相对学院批评而言,它们仍属同一类批评话语。

总体来看,学院批评由于其特殊的理论话语、专业的学科性等因素形成了稳定的批评话语系统,占据主流声音。另一方面,由于价值批评中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个人经验的个性化特征等因素,价值批评很难形成如学院批评般系统规范稳定的话语,导致其声音分散零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批评没有立足之地,相反,学院批评在感性层面的缺失,正是由价值批评来弥补。价值批评在经验、感受和主观领域所进行的讨论,将文学批评从文学研究层面拓展至社会生活乃至整个人类层面。可以说,学院批评与价值批评从不同角度覆盖文学批评,二者都是各自批评话语发展和作家、批评家、读者不同需求的共同产物。

[参 考 文 献]

- [1]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J].文艺研究,2008(2).
- [2]王宁.论学院派批评[J].上海文学,1990(2).
- [3]阎连科.作家与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2009(1).
- [4]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J].上海文学,2005(11).
- [5]吴亮.底层手稿[J].上海文学,2006(1).
- [6]罗四鸽.学术文章请勿“黑话”连篇[N].文学报,2005-12-22.
- [7]南帆.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J].天涯,2006(2).
- [8]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J].中国文学批评,2015(1).

- [9]高玉.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J].思想战线,2005(3).
- [10]陈晓明.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J].当代作家评论,2011(2).
- [11][法]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12][以色列]爱德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13]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以出现[N].文汇报,2011-02-28.
- [14]丁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J].文艺研究,2015(10).
- [15]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 [16]张燕玲,张萍,编.我的批评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17]南帆.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错[N].中华读书报,2003-06-25.
- [18][德]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M]//福柯的面孔.汪民安,等,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 [19][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M].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0][法]保罗·利科.阐释学与人文科学[M].J. B. 汤普森,编译.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1][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System

Li Yuanq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first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college. Since its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it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prosperity to controversy.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theoretical, objective and value neutral. The second is literary criticism other than academic criticism. Its internal branches are numerous and complex. The common features of such literary criticism are individuality, subjectivity, and value judgment, so they can b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value criticism.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riticism is that they are two sets of discourse systems, that is, two ways of critic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works), and also as two kinds of mea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criticized and the original text.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sets of discourses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closed environment of the college, but also by the critics' right to speak in practice.

Keywords: college criticism; value criticism; discourse

[责任编辑:孟西]